

宋词鉴赏大典（12）

东方闻睿 编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名：宋词鉴赏大典（12）
作者：东方闻睿
书号：ISBN 7-5437-2025-8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古典文学
出版时间：2005-2-9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为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在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葛长庚词作鉴赏 这首词虚实结合，将现实、幻想和回忆融为一体，构造出一片神奇的世界。

葛长庚所处的时代有太多的动乱和灾难，诗人和道士的想象力都带上了悲凉的色彩。

在报国之志实现不了的时候，只有望北长叹，以幻想的翅膀，迷醉自己。

葛长庚，又名白玉蟾，在游历名山，隐居学道中，渡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云屏漫锁空山，寒猿啼断松枝翠。芝英安在，术苗已老，徒劳屐齿”。屏峰矗立，空山云绕，寒猿悲啼，松枝青翠，但青山不老，人颜已改，年岁徒增，灵芝花已找不到了，赤术苗也已老而不能摘了。翻山越岭，无所收获，所以说“徒劳屐齿”。“空山”、“寒猿”，一派凄清色彩。

此词将前世的梦幻，设想得非常细致，逼真。

作者在词中常常描写“记忆”中的前身之事：“手折琪花今似梦，十二楼台何处，犹记得、当时伴侣”(《贺新郎》“极目神霄路”)。“遥想十二楼前，琪花开已遍，鸾歌鹤舞”(《酹江月》“当初误触”)。白日做梦，无非是强烈欲望的曲折反映，而梦醒以后一无所有，就会产生更沉重的失落感：“怅苍苔路杳，· 3903 ·《宋词鉴赏大典》石门信断，无人问，溪头事。”再没有仙女候于溪头，引入仙山。桃源一别，旧径苔封，仙境难寻。“我何缘、清都绛阙，遽成千古。白鹤青乌消息断，梦想鸾歌凤舞”。(《贺新郎》“极目神霄路”)。虽然，词人一直自信“吾家旧在瑶京”，坚信自己是宿植仙胎，谪下尘世，但他终不能理解，为何一离清都，回玉京，成仙之路终是遥遥无期。写到这里，失望已超过希望。

“回首暝烟无际，但纷纷，落花如泪。”这几句既是现实中的暮春景色，又暗寓怀抱；由此而引出下面“多情易老，青鸾何处，书成难寄”的感叹。青鸾本是仙家信使，不见青鸾，也就是不得成仙的消息。

类似的喟叹在他的词里一再出现。“长念青春易老，尚区区、枯蓬断梗”(《水龙吟》“层峦叠嶂浮空”)。

“青鸟无凭，丹霄有约，独倚东风无限情”(《沁园春》“嫩雨如尘”)。“叹未有紫云梯；绛阙消息子，也无一二，枉垂涕”(《菊花花》“十二楼台”)。不见青鸾，音讯难通，只有沉思暗想：“欲问双娥，翠蝉金凤，向谁娇媚。”这几句表明的是求仙心愿。仙家美景本只是放大了的人间乐

事。在道教徒的心目中,神仙世界无非是:“于中青鸾唱美,丹鹤舞奇。有粉娥琼女,齐捧芳卮,天真皇人陈玳席。”(《菊花新》“渺渺烟·3904·《宋词鉴赏大典》霄风露冷”)长寿加美女就意味着成仙,因此,刘晨、阮肇入天台得艳遇获长生也就成了道家美谈,这首词也一直隐隐串用此典,在此更为显明。“双娥”以刘、阮所遇二仙女比喻自己追求的目标,因自己成仙无路,难归洞府,所以不知“双娥”又“向谁娇媚”,不知何人逍遥于洞府仙境。想分香旧恨,刘郎去后,一溪流水。”“分香”用曹操临死分香与诸夫人这一典故,以写幽明殊途,仙凡阻隔。而自刘、阮离开仙境后,云遮雾绕,难觅归路,唯有一溪流水,依然带出桃花片片。结尾景物虚实结合,显得十分空灵。

这是一首迷离情感的渲泻之作,别有滋味。

· 3905 · 《宋词鉴赏大典》刘克庄词作鉴赏生平简介刘克庄(1187 - 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恩补将仕郎,次年调靖安主簿。先后为江淮制置使李珣、广西经略安抚使胡榘辟置幕府。宝庆元年(1225)知建阳县。以言官笏克庄《落梅诗》,激怒史弥远,卷入江湖诗案,经郑清之力辩得释。端平初,真德秀帅闽,辟为帅司参议官。次年,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嘉熙间,历知袁州、广东提举,升转运使兼提举市舶使。淳祐六年(1246),入对,首论右相史嵩之奸,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迁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暂兼中书舍人。因拒为史嵩之除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草制,被劾罢。十一年春,入朝为起居舍人兼侍讲,仅半年又被罢。景定元年(1260),再入朝,历除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权工部尚书兼侍读,出知建宁府。

五年,以焕章阁学士致仕。咸淳五年卒,年八十三。

谥文定。林希逸为撰行状,洪天锡为撰墓志铭。克庄一生四立朝,敷奏剀切,有直声。诗学晚唐,为· 3906 · 《宋词鉴赏大典》江湖派大家,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二百卷,内长短句五卷,别出单行者有汲古阁本《后村别调》一卷,《彊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五卷。杨慎《词品》卷五:“《后村别调》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也。”陈廷焯《云韶集评》:“潜夫感激豪宕,其词与安国相伯仲,去稼轩虽远,正不必让刘(过)、蒋(捷)。世人多好推刘、蒋,直以为稼轩后劲,何也?”刘熙载《艺概》卷四:“刘后村词,旨正有语有致。其《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

‘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又云：‘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寓其词品耶。”冯煦《蒿庵论词》：“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3907 ·《宋词鉴赏大典》风入松 刘克庄归鞍尚欲小徘徊。

逆境难排。

人言酒是消忧物，奈病余孤负金罍。

萧瑟 埽 秋衣时候，凄凉鼓缶情怀。

远林摇落晚风哀，野店犹开。

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

逆旅主人相问，今回老似前回。

· 3908 ·《宋词鉴赏大典》刘克庄词作鉴赏 刘克庄擅写豪放词，笔力直追苏辛。但他的词也有的写得深情绵缈，曲折动人，比如这首《风入松》。

这是一首悼亡词。悼念亡妻林氏夫人。夫人名叫节，朝请大夫、直秘阁林瑒之女。为人坚贞俭慧，夫妻间情笃意深。他们共同生活十九年，朝夕相伴。夫人歿于戊子，即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之七月六日。此词大概作于次年自建阳县令任上罢职归莆田，道经福清之际。较之同调“橐泉梦断夜初长”一首，似更为深挚，更为空灵，更能摇荡人心。

一般的唐宋词，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此词则不然，它一开头即写词人骑马归来、甜言徬徨歧路的痛苦。曰“归鞍”，曰“徘徊”，曰“逆境难排”，初非出于悼亡，其中暗含政治上失意的悲愤。如单纯出于悼亡，词人会恨不得快马加鞭，赶回故里，到夫人坟上一洒伤心之泪。“逆境难排”一句正说明他因削职归来，仕途上陷于逆境，使他困扰，使他徬徨，这一无形的绳索缚住他的身心，使他难以挣脱。清人论词有“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说，乃是从词史上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这里词人把对亡妻的· 3909 ·《宋词鉴赏大典》悼念之情与政治上的失落感糅合在一起，自然浑成，不着痕迹，可谓深得“寄托”说的真谛。

“人言”二句，用事而能浑化。曹操《短歌行》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消愁之物，然而有病之身不宜酒，纵忧愁深重，也难借酒消愁。有病，一可悲也；病而有忧，二可悲也；有忧而不能饮酒，三可悲也。语

曲而婉，情深且挚。“孤负金罍”，金罍，酒器也。着以“孤负”二字，便显得感慨沉郁，而又婉曲深挚，这也是接近婉约风格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以上纯系抒情，那么至歇拍二句，则将情与景融而为一，逐渐点出悼亡的主题，并为下片作铺垫。“萧瑟_才寿衣时候”，是运典写景，兼点时令。古乐府有《_才寿衣篇》，皆托诸从军者之妻口吻。杜甫《_才寿衣》诗云：“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亦写思妇情怀。如今到了秋天，_才寿衣无人，砧声不闻。唯有萧瑟秋风，吹拂着道中的瘦马。词人怎能不凄然伤怀？抓住富有特征的细节，勾起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抒发深沉的悼念。如果仅用抽象的语言，就不会如此真切感人。“凄凉鼓缶情怀”，是蝉联前句，用典抒情。《庄子·至乐》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鼓缶情怀，也就是哀悼妻子的情怀。

· 3910 · 《宋词鉴赏大典》秋风萧瑟，词人罢官归去，那位“远近必俱”的夫人却不能跟随他回来，他怎能抑制内心的悲痛呢？从归鞍徘徊写到此处，词旨渐趋显豁。这种手法有如剥茧抽丝，将读者渐渐引入词的意境。

过片紧承上片继续写景。近人王国维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此时的词人满怀丧妻之痛，因此在他看来，周围的景物也似蒙上悲哀的阴影。如果说上片是写他在道中踽踽行进的情景，那么下片则写词人投宿前后的况味。

“野店犹开”四字，似乎带有某种的欣，使词情稍稍扬起，将前词所表现的悲哀稍稍冲淡了一些。但是这种扬正是为了抑。一扬一抑之中，感情愈转愈深。这从后面的描写可以看出：“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二句通过孤馆寒灯，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从语言上看，也似带有几分欣喜，然而骨子里却是更深沉的悲哀。词人身处孤馆，唯有一盏寒灯作为伴侣，一种孤寂之感，悼念之情，凄然流于言外。

不直接写人亡，而以客观景物作为烘托，这也是一种婉曲的手法。

结尾二句直率朴实，如出逆旅主人之口，才真正称得上“真质可喜”。“今回老似前回”，重在一个· 3911 · 《宋词鉴赏大典》“老”字。前回投宿，词人已经老了；今回投宿，比前回更老。何以更老？当然是因为妻子故去，过份的悲哀促使他衰老。这一形貌上的变化，都是通过逆旅主人的眼光反映出来的。一句质朴的语言，含有深挚的情感，可谓似直而纤，似质而婉，同整个词的风格仍是十分协调的。

这首词带有较浓的婉约情味,但与婉约派词人相比,却又不够缠绵凄婉。看来这样的风格是与词人的创作思想分不开的。

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刘克庄金甲瑯戈,记当日辕门初立。

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

铁马晓嘶营壁冷,· 3912 ·《宋词鉴赏大典》楼船夜渡风涛急。
有谁怜、猿臂故将军,天无级?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

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

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

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刘克庄词作鉴赏这首词,是南宋后期爱国词人刘克庄的代表作之一,在写作上,颇具特色。上片写过去,正面着笔,风格豪迈雄健;下片写今日,纯用反笔,风格掩抑沉郁。运用强制的对比手法,极富感染力。

“金甲瑯戈,记当日辕门初立。”两句是倒装句,· 3913 ·《宋词鉴赏大典》按正常语序,应为“记当日金甲瑯戈,初立辕门”。作者为的是突出“金甲瑯戈”的雄姿。因此,词一开头就鲜明突兀地展现出自己初参军幕时的兴奋神情,以及种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辕门初开,铁甲瑯戈,词人此时多么精神抖擞,气宇轩昂!“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在盾牌鼻纽上磨墨,则进一步显示出当时军情的紧急和他的才气纵横,起草军事文书运笔如飞,挥洒之间,千纸立就,而如龙蛇走势的字迹还没有干呢!“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天刚黎明,寒气侵人,披着铁甲的战马已嘶鸣起来,奔赴战场;黑夜里,狂风呼啸,怒涛奔腾,高大战船正在抢渡。这二句生动地描绘出金兵南犯和宋军抗御的惊心动魄场景。“有谁怜,独臂故将军,无功绩?”金兵退后,非但没有功赏反遭诽谤,被迫去职。“独臂故将军”,用汉将李广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汉代李广猿臂善射,即臂长如猿,可以运转自如。他参加过七十多次抗击匈奴的战斗,被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然而始终不得论功封侯。作者以李广自况,悲愤地质问:有谁对这种不平之事表示同情呢?激愤之气,溢于言表。

· 3914 ·《宋词鉴赏大典》下片用一系列反笔倾诉了报国无门、英

雄坐老的郁闷情怀。“平戎策”指克敌的策略、计划。“从军什”指描写从军生涯的诗歌作品。现在既然人已被弃，留着这些东西又有何用？只好任它散失殆尽，而懒得收拾了。国难方殷，自己却无事可做，只得将《茶经》、《天香传》之类的读物，拿来“时时温习”，消磨岁月。词人为什么“生怕客谈榆塞事”呢？因为当时南宋边防形势越来越严重，而统治者仍然醉生梦死，爱国之士请缨无路，谈论及此，徒然空悲切。榆塞，指边防要地。《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选的一部词集，是剪红刻翠一类的作品。作为爱国词人，他“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现在却拿《花间集》词来教下一代。这表明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词人也似乎悲观到了极点。最后两句：“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借古人之言以说己心，更是满腹牢骚，一腔激愤。

这首词的上下两片对比极为鲜明。上片从“金甲瑇瑁”到“楼船夜渡风涛急”，回忆昔日军营生活，壮怀激烈，酣畅淋漓。从“有谁怜猿臂故将军”开始，突然一个大转折，写壮士凄凉，苦闷，抑郁。下片纯·3915·《宋词鉴赏大典》是牢骚语，以嬉笑写愤激，故作旷达，而不平之气，充溢字里行间。词人写自己抛开“武略”，课读《茶经》，与客不谈边事，教儿但诵《花间》，吟风赏月，似乎甘愿将生命的热力消磨殆尽，其实，从词序即可看出，风风雨雨，皆可触动心事，可见其内心痛苦之情。由此可知，下片所用口吻虽闲淡委婉，其实是更深刻地揭示了那一时代英雄报国无门的一腔悲愤。

这首词意境开阔，风格雄浑，结构严密而变化莫测，脉络分明，错综交织，慷慨而不消沉，悲壮而不衰颓，充满积极的爱国之情，成为传世名词。

清平乐 刘克庄顷在维扬，陈师文参议家舞姬绝妙，赋此宫腰束素，只怕能轻举。

好筑避风台护取，·3916·《宋词鉴赏大典》莫遣惊鸿飞去。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

刘克庄词作鉴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

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 3918 ·《宋词鉴赏大典》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贺新郎 送陈真州子华刘克庄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

今把作握蛇骑虎。

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

谈笑里，定齐鲁。

· 3919 · 《宋词鉴赏大典》两淮萧瑟惟狐兔。

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

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

空目送，塞鸿去。

刘克庄词作鉴赏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 3920 · 《宋词鉴赏大典》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 3921 · 《宋词鉴赏大典》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3922·《宋词鉴赏大典》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

沁园春梦孚若刘克庄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

唤厨人斫就，东溟鲸脍；·3923·《宋词鉴赏大典》圉人呈罢，西极龙媒。

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馀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乘，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3924·《宋词鉴赏大典》刘克庄词作鉴赏这首词采用虚实结

合的手法,以梦境写思念的友人,将那种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

方孚若名信孺,是作者的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韩侂胄伐金失败以后,曾奉命使金,谈判媾和条件,驳回金人的苛刻要求,“自春至秋,使金三往反,以口舌折强敌”(《宋史》本传)。金帅以囚或杀相威胁,他始终不屈,置生死于度外。此词应系悼念之作。

词的上片写的是梦境。这是一场意气飞扬的美梦。

作者梦见与方孚若相逢之后,一同游赏“宝钗楼”和“铜雀台”,吃的是用东海的大鱼切成薄片的“鲸脰”,乘的是产自西北地区的骏马“龙媒”。他们则象刘备、曹操一样,是英雄豪杰,在网罗天下四方的“剑客奇才”,数量之多须用上千辆车子装载。作者笔下展现的图景,正是封建社会中的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理想生活,身居要职,事业上大展宏图,可谓志得意满。

这是作者有意虚构的情境。将宝钗楼,铜雀台、长鲸天马等入词,但并非实物;作者和方孚若的政治·3925·《宋词鉴赏大典》上的作为,自然无法同刘备、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作者的这类描写还是有一定生活依据的。据《宋史》及作者所撰墓志铭记载,方孚若为人豪爽,视金帛如粪土,尤好交游名士,所至从者如云。闭户累年,家无担石,而食客充户。这段描写在虚构之中还可看出一点真实的影子。作者结合实际生活,融会历史题材,虚实结合,而以虚为主,表现出豪迈爽朗的气魄。

词的下片写梦醒之后的现实景象。晨鸡无情地唤醒美梦,使作者不得不面对现实。梦境值得留恋,但实际生活的境遇却如此残酷无情:“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这是作者与方孚若共有的无奈叹息,但决不是绝望悲鸣。作者还怀有强烈的愿望,幻想能象李广那样在国家多事之秋建功立业。在刘克庄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境地。他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仕途历尽波折,他曾四次被罢官,因此,怀才不遇之感,黍离哀痛之情,在他的诗词在中常有流露。这首词下片抒发的正是作者这种真情实感。挚友已乘鹤西归,恢复国家统一的大业更难以实现,感旧生哀,一腔凄凉悲愤的感情发泄无遗,伤时忧国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下片描写以·3926·《宋词鉴赏大典》实为主,跟上片恰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在表现思想矛盾、表达一贯的爱国感情时,用的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词中写道:“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基本上引用《汉书·李将军列传》的原文,在《汉书》中,汉文帝对李广说的话是:“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字句相差不多,只是把《汉书》原文稍加点改,用在词中,显得自然妥贴,同时赋予这个典故新的含意。时局是如此危急,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该起用李广这样的名将;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贤才能臣根本就是报国无门,这怎能不叫人“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呢?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这首词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拳拳君国”和“志在有为”的气慨,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慨。

· 3927 · 《宋词鉴赏大典》一 剪 梅 袁州解印刘克庄陌上行人怪府公,还是诗穷,还是文穷? 下车上马太匆匆,来是春风,去是秋风。

阶衔免得带兵农,嬉到昏钟,睡到斋钟。

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山翁,唤作溪翁。

· 3928 · 《宋词鉴赏大典》刘克庄词作鉴赏 刘克庄是一个心怀天下、渴望为国立功的人。但在当时那个腐朽的时代里,他的仕途却充满了曲折。

嘉熙元年(1237)春,词人出使袁州,数月后即因火灾被劾罢官。刘克庄大为不服,写下这首词以示申说。

词篇一开始即通过陌上行人对词人“下车上马太匆匆”的惊怪,使我们看出这次被解职是毫无道理的。

“下车”“上马”其间相距不过数月,故云“太匆匆”。

“诗穷”、“文穷”是诗使人穷、文使人穷的意思。行人们这样发问正说明城中父老对他革职的不解与不平,这从侧面肯定了作者在袁州并无失职,失火不是他的过错。既然人们对他这次解官只当是因为诗穷,因为文穷之故,换言之即非为政有失,则作者被排挤的真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作者借行人之口,巧妙地为自己的罢官作了申诉。“春风”、“秋风”两句点出时间,表明清白,暗指仕途沉浮无常。

下半阕从作者方面立言,是对“行人”关切的回答。那意思是说:不要有什么奇怪,我自己倒落得个清闲。宋时,一般情况下知州兼任本州兵马钤辖和·3929·《宋词鉴赏大典》劝农使。知州的实职被夺,也就没有带兵、农的虚衔了,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阶衔免得带兵农,嬉到昏钟,睡到斋钟。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出翁、唤作溪翁”这几句说既然当权者不给事干,那就只好从早玩到黑,从天黑睡到吃饭,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山翁”、“溪翁”。不能跻身仕途就作浪迹山林的打算,这在封建时代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要忘了作者其实是用反语发泄牢骚。刘克庄绝不是一个甘心作山翁、溪翁的人。

作者在词中寓愤懑不平之气于谐谑闲适之中,一问一答,轻松而不流于浅露,亦客亦主,活泼而不失之含蓄,可以说在豪放粗犷的词风中较为独特。

忆秦娥 刘克庄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

鸿归早,凭伊问讯,·3930·《宋词鉴赏大典》大梁遗老。

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

炊烟少。

宣和宫殿,冷烟衰草。

刘克庄词作鉴赏北宋灭亡,中原沦丧,人民生活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这对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和南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心灵造成了巨大震撼,并成为他们在诗词中反复吟咏的主题。刘克庄这首词就是这样,他通过鸿雁北归,问候北方人民,遥想中原的残破景象,表达出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江南梅花凋谢了,万物逐渐复苏。北方边塞地区也应该冰融冻解。南来过冬的鸿雁正及早地归去。刘克庄此词,别开生面,委托北去的鸿雁,带口讯向长期处于金人统治下的宋遗民进行慰问。“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大梁,是指北宋首都汴京。遗老,年老的遗民。词人托鸿雁向他们问候,是表示对他们处境的·3931·《宋词鉴赏大典》关心,是对他们抗争的声援,同时也表达了南方爱国志士对北方骨肉同胞的思念之情。然而,何时才能完成统一大业呢?这却是无言可说了。

词的下片,作者的想象翅膀随着鸿雁的北去而飞翔,展现出祖国大

好山河如今残破冷落、人民流散、田园宫室荒芜的景象。“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浙河西面，指浙江西路，包括镇江一带即当时接近宋、金分界(淮河)的前线之地。地处边防，却悄寂无声，反映南宋当局的苟且偷安，防务废弛，当然更谈不上恢复的准备。淮河以北，是金人占领的地区。炊烟少，指在战争破坏和被金人奴役掠夺之下，人烟稀少，一片荒凉。这里真实地揭示了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最后两句，感情浓烈而深沉：“宣和宫殿，冷烟衰草。”宣和，北宋徽宗年号。北宋的汴京，到徽宗时期，城市的繁荣，宫廷的奢华到了极点。北宋末年统治者“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大兴宫殿，广植花木，穷奢极欲，激起人民的反抗，导致金人的入犯无力抵御，结局是身为俘虏，生灵涂炭，而逃到南方的赵宋统治集团，则又在西子湖畔营造起安乐窝，在那里醉生梦死，将祖宗故国抛在脑后。刘克庄借鸿雁的眼光展示了北宋宫殿的凄凉景色，抒发·3932·《宋词鉴赏大典》出故宫黍离、国家衰亡的悲愤，也是对南宋当局的强烈指责。这一句表达的感情不禁让人想起李后主《虞美人》中的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只是后主抒发的是物是人非的感慨，而刘克庄在这一句中抒发的只怕是物也非、人也非的更为深沉的慨叹。

这两句不用动词和虚字而把时间、地点、景象和人物感情自然地组合起来，构成一幅雄浑苍凉的广阔图画，鲜明形象，而含意却十分深远，耐人玩味，与李白《忆秦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谓同曲同工。

摸鱼儿海棠刘克庄甚春来、冷烟凄雨，朝朝迟了芳信。

蓦然作暖晴三日，又觉万姝娇困。

·3933·《宋词鉴赏大典》霜点鬓。

潘令老，年年不带看花分。

才情减尽。

怅玉局飞仙，石湖绝笔，孤负这风韵。

倾城色，懊恼佳人薄命。

墙头岑寂谁问？东风日暮无聊赖，吹得胭脂成粉。

君细认。

花共酒，古来二事天尤吝。

年光去迅。

漫绿叶成阴,青苔满地,做得异时恨。

· 3934 · 《宋词鉴赏大典》刘克庄词作鉴赏这是一首借写海棠花而暗指自身经历的词,借物言志是此词的好处。

老天爷仿佛是有意和爱花的词人作对,入春以来,低温阴雨,连绵不断,已经过了花期的海棠还迟迟未开。好不容易天放晴了,蓓蕾初吐,偏又暴暖三日,娇嫩的花儿搭拉下脑袋,仿佛一位位慵懒欲睡的小美人。词人两鬓已有星星白发,犹如霜华点缀。他疑惑该不是由于日渐衰老,因而不再有赏花的缘份了吧?人当老去,才思锐减,情怀也不复如昔年之健,恨无五色彩笔以歌咏海棠的风采格致,愧对名花呵!更使词人懊恼的是,海棠花也和那些薄命丽姝一样,空有倾国倾城的容貌,却遇不着爱赏、卫护她们的人。她们寂寞地从院墙背后探出头来,秀靥半露,可是又见谁来关怀她们呢?只有那东风在夕阳西下之时,百无聊赖之际,吹去了她们脸上的胭脂,使她们的脸色一天天变得憔悴泛白。词人感慨万端:名葩易萎,佳酿难熟,古往今来,这两样物事,是天公最为吝啬,断不肯轻付与人的!光阴脚步匆匆,眼看着夏天就要来临。到那时,树上固然是绿叶繁茂,却再见不着海棠花的情影;就连地下也将铺满苍苔,缤纷的落英也将无迹可寻。绵绵此恨,还不知怎样消遣哩!综观全词,真正扣合海棠特征的笔墨实际上仅有“胭脂成粉”一句:海棠含苞待放之时为深红色,等到花瓣舒展开来,便渐渐褪淡而至于粉红了。然而这正是此词的长处。正因为词人咏物而不粘滞于斯物,所以才能够腾出笔来,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那一腔炽热的爱花、惜花之情。具体地说,起首“甚春来、冷烟凄雨”一问,就有对于那“做冷欺花”的造物主无限嗔怪之意。次句“朝朝迟了芳信”,下“朝朝”二字,更活画花期既误,词人天天翘首掐指相盼计日之焦虑。以上二句,是词人爱花惜花于海棠未花之前也。

继云“蓦然作暖晴三日,又觉万姝娇困”,对于初开之花的疼惜,一如对于扶床弱步之小囡。继云“倾成色,懊恼佳人薄命,墙头岑寂谁问”,对于盛开之花的爱怜,俨然像是在为待字未嫁的相邻娇娃而叹息。

“东风日暮无聊赖,吹得胭脂成粉”,对于行将凋零之花的伤感,则不啻是向韶华转逝的空闺少妇一掬同情之泪了:分三个阶段写来、都是爱花惜花于海棠已花之时也。最后以“漫绿叶成阴,青苔满地,做得异时恨”作结,悬想未来,情深一往,是仍将爱花惜花于